

王乙宴诗集
Poem Collection

一千年一万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王乙宴诗集
Poem Collection

一千年一万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千年一万年: 王乙宴诗集 / 王乙宴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20-9886-9

I. 一... II. 王...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034号

一千年一万年

王乙宴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1280 1/40 印张4.5 插页2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本

ISBN 7-5320-9886-9/I·61

定价: 28.00元

一个揉弦的女人 一个绞弦的女人



陈钢

还是同一张椅子，还是同一间屋子，还是同一个人——她，现在正坐在我面前。

十几年前，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才进音乐学院的“琵琶女”；十几年后，坐在我对面的，则是一颗诗坛新星——不过，她们是同一个人，只是换了个名字；前一个叫王智敏，后一个叫王乙宴。不知为什么，我老是记不住“王乙宴”这三个字。为了记住这个对我说来是不可理喻的三个字，我不得不动用了我的“特殊记忆法”将“乙”联想成了谐音的“一”，而将“宴”字“译”成“饭局”；这样，我就干脆称她“一顿饭”了！

那一年，我才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曲中需要用一大段琵琶独奏，来刻画昭君出塞时遥望故土、梦萦家园、独操琵琶诉衷情的心境。

我，需要一把好琵琶。

千呼百唤始出来！我所期待的“好琵琶”终于来了——可被引荐来的竟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黄毛丫头”！我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你会弹琴吗？”然后指了下钢琴。显然，这是一种不友好的挑剔，甚至接近于挑衅；试问，如果有人要求我来弹琵琶的话，我又将如何应对呢？

可她却点了头，微笑着向钢琴走去；然后，从容不迫地弹了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

这是她给我的第一个惊奇。可那并不是因为她的琵琶，而是因为她的钢琴。我，信任地将琵琶谱交给了她。

过了不久，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了。担任独奏的，是日本著名的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而和她对应的琵琶，则是当仁不让的王智敏。当王智敏的琵琶声如同落雁般地自天飘然而下时，听众们顿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乐队，去寻找那位乐队中的昭君；而当她用“绞弦”随着乐队将全曲推向高潮时，大家就更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姑娘的纤纤玉指中所奔泻出来的，潮涌般的音响和气势所折服。她和西崎崇子相和相应，共同唱出了一曲王昭君的人生咏叹……

我开始正视她了。

此后，我将她推荐到上海室内乐团任琵琶独奏演员，在那年的上海之春首演了我改编的琵琶与弦乐《春江花月夜》。再以后，她毕业了，进入了上海歌剧院，理所当然地将琵琶搬进了乐队。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又理所不当然地将一摞文稿搬进了创作室。她，竟然成了“编剧”，而且是专业编剧！

她给了我的第二个惊奇。

她不断地创造着惊奇。在“编”了几年的“剧”之后，又“编”出了一个女诗人王乙宴，编出了她的第三个惊奇！

现在，王乙宴要将她的诗结集出版了，这可真是件可喜可贺的好事。按照乐坛惯例，握握手，鼓鼓掌，喊几声“Bravo”就行了，可这位女诗人却偏偏要找我这个“非诗人”来为她作序。如此这般，她就来到我从前的这间屋子，坐在了当年的这张椅子上……

为了写序，我必须解读她的诗；可这并不简单。因为，除了用音乐家的直感，去感知她的“诗情”外，还要找一把合适的钥匙去打开她的“诗心”。于是，我决定与她作一次“诗的对话”，并约定在2004年4月12日晚上——网上见！

下面，就是我们那天晚上，在“msn”上的对话实录：

C（陈钢）：吃过了吗，“一顿饭”？

W（王乙宴）：才吃。

C：我正在看你的诗呢！

W：哪一首？

C：《巴黎之三》。

W：如何？

C：先别问我“如何”，先要问你“怎么就写诗了”？痛苦？

W：不，比痛苦更震撼的一种感受。

C：哦，我正好看到这一句：“一辈子过去了”。很复杂的感受。在文学中只有诗歌和音乐最接近，它可以把很纤细但的确存在的感受复现出来。

W：我喜欢诗歌这个空间。

C：对，它给了你一个巨大的舞台，它让你“死”让你“爱”让你“埋葬”让你“遗忘”。

W: 所以我“对死有瘾”，对诗更有瘾。

C: 你的诗柔到让水波荡漾，烈到让石头燃烧。

W: 这是一种体质，女人才有的体质。

C: 女人是什么样的？

W: 女人，一样的快乐，一样的伤感。她们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C: 你也是？

W: 我“独孤求败”。

C: 你的诗是女人的诗歌？

W: 女人身体上最美的部分是心，诗给了心一个平台。

C: 好了，我懂了。在“msn”上对话太快太短，明天，我会发一个长一点的E-mail给你，我来谈你的诗，你的人，好吗？

W: 好，期待。

第二天，我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对你的诗，我曾从词义、结构和意象等各方面来解读，但总是不能直到其位，击中要害。后来，我找到了一把再“简约”不过的钥匙——那就是“女人”二字。

你，只是一个女人，但你又是一个织体复杂，能量丰盛的女人。你借女性情绪化的特质，发挥出性格中极致的两面——忽而鲜活热辣地狂奔乱舞，忽而无奈、无助地哀叹、

沉沦。

你是脆弱的，也倔强的。你是狂热的，也是忧郁的。

这是你：

“我用鲜活的颤栗直穿你们的骨髓

没有虚假的梦，我无可争辩地撕掉你们的肉体”

这也是你：

“回忆也渐渐变得光滑起来

柔柔的时光里我的手指寻找着你的手指”

这或许是种迷人的反差，激情与娇柔，野性与优雅。矛盾地混杂了各种资质，也许诗歌就是矛盾的产物。

在我眼中，女人，是天生的行为艺术家。她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旋律般的肢体，她们用它来编织爱情，编织人生。

你用诗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宣告：

“我变成一个软体动物/早月升起”

“破了/你破了我/柳枝执意不问我殷红的舌尖”

“我为自己铺一块草地/你打开我的腹部/取出我的处女的膜/一辈子过去了”

“百合花独自饮酒/我心跳/我怀孕/春暖花开”

“萨福的嘴衔着另一片嘴唇/死而复生的耳语”

你又说过，比身体更美的是心。

“一盏灯/一幕黑暗/一次他送她走”

“在她沉默的时候/没人知道/她曾难以自制地恳求你”

你是“一株草”，一株在“西风中的任意行走”的小草。因为“小”，就可以任意飘摇；因为“小”，更可以“无法无天”——结果，你用一颗小小的女人心，写出了一首又一首令人侧目的女人的诗。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揉弦的女人！一个绞弦的女人！

西施的诗篇

叶小纲

读王乙宴的诗，我想起多年的往事。20世纪80年代末，我认识了北京诗人芒克和北岛，惊诧于他们诗歌的唯美，几乎天天迷醉于他们营造的想象空间而不拔。多年后我不止一次地拿他们的诗写音乐，从语境、意境出发或直接歌唱出他们之诗篇。应该说他们的诗确实影响了自己几乎不可救药的认识：搞艺术一定要在北京，不能在上海，上海出不了北岛芒克这样的诗人。同时造成影响的还有当时日本两位画家东山魁夷和平山郁夫在北京的画展，以及礼平红透一时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正是这批当时艺术作品影响了我至今为止的所有艺术生活，也导致1994年我从美国归来时仍选择北京做我音乐的再次扬帆远航之地。我几乎认为自芒克、北岛之后再也没有中国的新诗能打动我，对其他诗歌甚至有抵触感。当然还有我的朋友严力，无可否认严力的诗很有才华，但不是北岛芒克式的，他的诗更多地是引起社会意识和哲学思辨意识，而非引起音乐创作之冲动。自他们几个以后我几乎不读诗。

我在1996年认识了王乙宴，她当时叫王智敏，以“琵琶西施”之面目在上海音乐厅亮相。感觉中她的琵琶弹得不错，属“灵感”型而非“实力派”，因为上海民乐实力的整体水平要逊色于北京，所以我也没有把这位“西施”排上我的候选演奏家名单。最多我们只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交流，西施的先生是作曲家刘湊，所以我们共同话题较多。偶尔我们在麻将桌上过过招，深感这位上海西施小姐的心智，乃一麻坛高人。

直到有一天西施拿出一歌剧剧本《花瓶》，我才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位上海小女子有如此之心力，文字功夫如此了得，国学基础竟然不薄。她使我想起王安忆，具体细节的描绘感觉极其出格，完全自娱自乐式的感性，极端杜撰但很有说服力，是我读到的中文作品中印象最深的不多的那么几位作家之一。我至今仍在为将《花瓶》搬上歌剧舞台而奔走，其故事很特殊，以女性的角度观察人情世态，把男性从本质上看得如此之透，在中国作家中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入木之刻画。有时想，王乙宴经历了什么？

不久前西施又发给我一堆她的诗篇。创作角度极端个人化，语言润溢，南方女人的细腻及心胸之容量及非容量都跃然纸上，可说中国女诗人之最了。可以看出她心中的苦闷，易碎而敏感的情感和丰腴蓝黑色的想象力。她凄惻但不平静，性格内敛但不清虚无欲，分明感到了到她目莹莹犹动，口嚅嚅欲言。她的诗歌更多不非浩叹但笔无妄下，空无阔，难得有这样的才女，尽管感到她很压抑。

我读她的诗有时真不知该与她说什么。关切、安慰、交流、探讨都似乎多余。二十几年前的芒克北岛一去不返，今天的西施恐怕也已无法复制。这是中国文坛之缘分。再过二十几年，我们大家都会想起上海有这么一位女诗人，她的诗篇给过我们如此地过目不忘的黯然。

序一(陈钢) >01

序二(叶小纲) >07

花神咖啡馆 >02

旧剧场 >04

回来吧, 199几 >06

双鱼 >08

广袤的上空 >10

破约 >11

玻璃之窗 >12

温室 >14

启示录 >15

念白 >16

听我哭吧 >18

正如你所看到的 >20

年华, 什么的 >22

不论飞鸟还是语言 >24

美丽的病 >26

翩跹 >28

陆离 >29

照亮胡杨林, 照亮古城 >30

阻隔 >31

有路灯亮着的清晨 >32

把夏天当成秋天过 >34

指向 >35

巴黎之二 >36

中国城 >37

巴黎之三 >38

巴黎之四 >40

巴黎之五 >41

巴黎之六 >42

巴黎之七 >43

冰的世界 >44

那拉提草原 >46

雨的壳 >47

然而, 无法转达的这些 >48

我, 我的 >51

植物的器官 >52



光亮之下 >53
斑驳遍地的花的尖刺 >54
安居 >55
囚徒 >56
病例 >58
坟墓 >60
困扰 >62
河上花 >63
静谧的纽带 >64
春花又要开了 >66
秋天的蛇 >68
疯走返回 >69
诗，血液，枸杞的混合物 >70
白而清澈的光 >72
几乎成真 >73
今夜 >75

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河流正在干枯的声音 >76
铜锣湾456 >78
忏悔 >79
极地 >80
渲红 >82
红颜 >83
雪 >84
怦然心动 >86
可是烟雨霏微 >88
节日 >89
三个橘子 >90
反光 >92
反光·失调 >94
流离 >96
最虚构的诗 >97
九月十九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98

九月二十四日月光嫣然一笑 >100
九月三十日翠绿的绿里淡淡的绿 >102
那时水声 >104
美好的地方过去了 >107
水仙花 >108
超现实 >109
如影随形 >110
落入玻璃菊 >112
正下着雨 >114
沙哑的铃 >115
雨绕在床的指上 >116
中国公主 >117
魔咒 >118
述说 >120
诗的外衣 >121
细小 >123
比落日还明显 >124
梦，点点点点点 >125

让我死一次未来的死 >126
注释 >128
无限的攀枝花 >130
落地 >132
骨头 >133
手风琴 >134
置身于未来 >135
很像幸福 >136
可以肯定 >139
淡出 >140
往复 >141
日安，忧郁 >142
不能遗忘就埋葬它 >144
一别如雨 >147
坟墓之二 >148
静穆 >150
疾风劲草下的土地 >152
切口 >154
一千年一万年 >156
跋(黄梵) >158

一千年一万年

花神咖啡馆



死神像牡丹一样开放
我仿佛斜靠在黎明光滑的栏杆上
这是我接受现实的位置

鹦鹉和鹤形的瓷砖上流转着永不殡葬的阴影
它将在夜里，在整个夜里
频繁地与咖啡馆檐廊下的空气相接

一天之后，一年之后
重新来到，重新结束
存在着
总之，消逝着

图案上茶藨的消逝，音乐里年华的消逝
在十一月污泥的冰冷的柔软的死的时期

黑而冷的黎明
因为孤单，让我孤单
既然我是孤单的